

第一推动丛书：宇宙系列

# 千亿个 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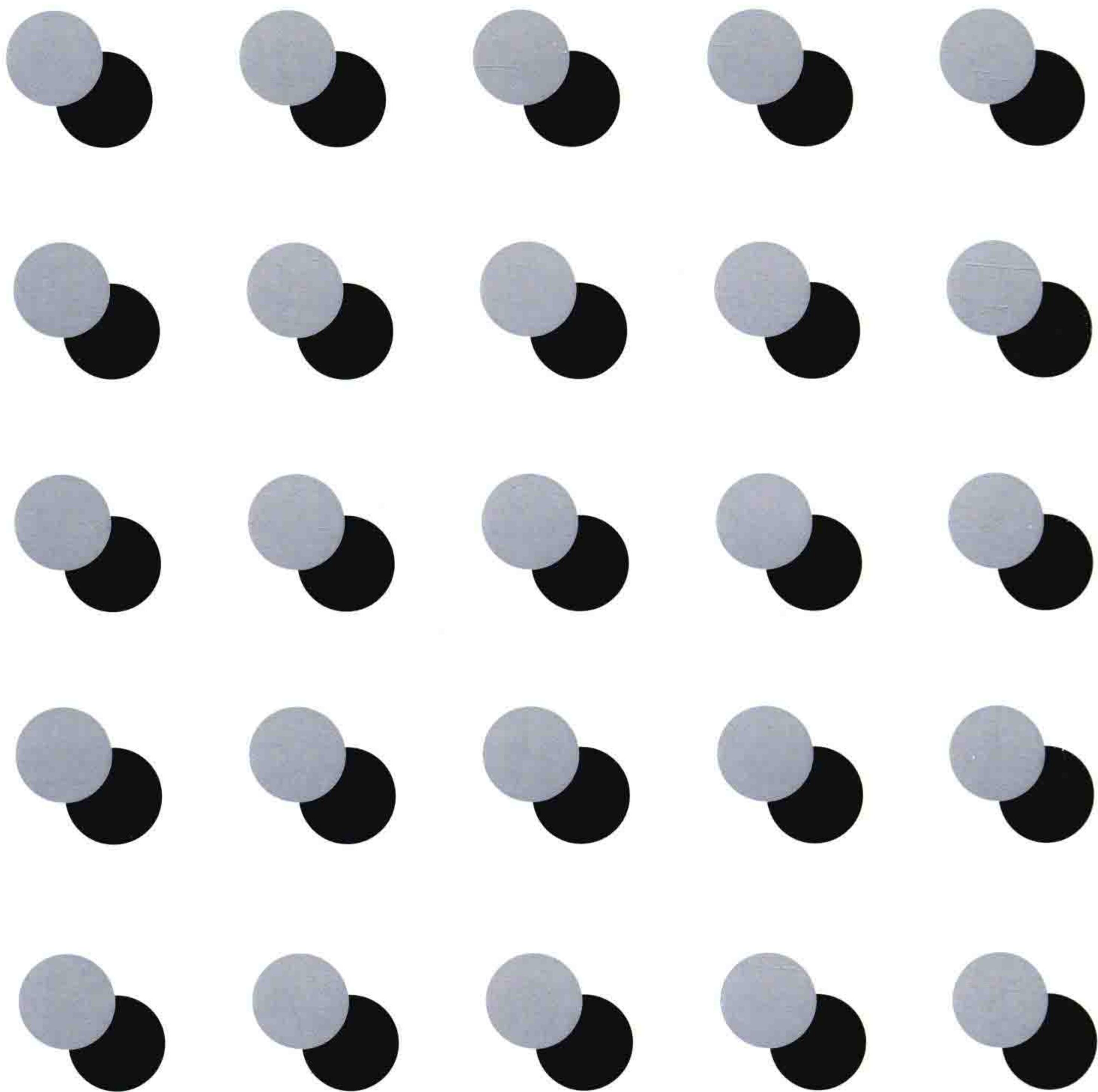
[德] 鲁道夫·基彭哈恩 著  
沈良照 黄润乾 译

The Cosmos Series

# Hundert Milliarden Sonnen

Rudolf Kippenhahn

1  
THE  
FIRST  
MOVER



第一推动丛书·宇宙系列  
The Cosmos Series

# 千亿个太阳

## Hundert Milliarden Sonnen

[德] 鲁道夫·基彭哈恩 著 沈良照 黄润乾 译  
Rudolf Kippenhahn

1  
THE  
FIRST  
MOVER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亿个太阳 / (德) 鲁道夫·基彭哈恩著；沈良照，黄润乾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1  
(第一推动丛书·宇宙系列)  
ISBN 978-7-5357-9452-9  
I . ①千… II . ①鲁… ②沈… ③黄… III . ①恒星演化 IV . ① P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3929 号

*Hundert Milliarden Sonnen*

Copyright © 1980 by PIPER VERLAG GMB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IPER VERLAG GMBH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大苹果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06-007

## QIANYI GE TAIYANG

### 千亿个太阳

#### 著者

[德] 鲁道夫·基彭哈恩

#### 译者

沈良照 黄润乾

#### 责任编辑

李永平 吴炜 戴涛 杨波

#### 装帧设计

邵年 李叶 李星霖 赵宛青

####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社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hnkjcbstmall.com>

####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 厂址

湖南省邵阳市东大路 776 号

#### 邮编

422001

####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 印张

9.5

#### 插页

4 页

#### 字数

198000

#### 书号

ISBN 978-7-5357-9452-9

#### 定价

49.00 元



## 总序

《第一推动丛书》编委会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追寻科学本身的原动力，或曰追寻其第一推动。同时，科学的这种追求精神本身，又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

科学总是寻求发现和了解客观世界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总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科学又是创造的。科学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科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批判。

的确，科学活动，特别是自然科学活动，比起其他的人类活动来，其最基本特征就是不断进步。哪怕在其他方面倒退的时候，科学却总是进步着，即使是缓慢而艰难的进步。这表明，自然科学活动中包含着人类的最进步因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

科学教育，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教育，是提高人们素质的重要因素，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科学教育不仅使人获得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使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使人获得非生物本能的智慧，获得非与生俱来的灵魂。可以这样说，没有科学的“教育”，只是培养信仰，而不是教育。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只能称为受过训练，而非受过教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使人进化为现代人的“第一推动”。

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意识到，强国富民再造中国离不开科学技术，他们为摆脱愚昧与无知做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的科学贤们代代相传，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进步献身于科学启蒙运动，以图完成国人的强国梦。然而可以说，这个目标远未达到。今日的中国需要新的科学启蒙，需要现代科学教育。只有全社会的人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以科学的精神和思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作为探讨和解决各类问题的共同基础和出发点，社会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的进步离不开科学，是毋庸置疑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科学已被公认是中国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推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精神也同样地被公认和接受。虽然，科学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科学的价值和地位也更高了，但是，毋庸讳言，在一定的范围内或某些特定时候，人们只是承认“科学是有用的”，只停留在对科学所带来的结果的接受和承认，而不是对科学的原动力——科学的精神的接受和承认。此种现象的存在也是不能忽视的。

科学的精神之一，是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第一推动”。也就是说，科学活动在原则上不隶属于服务于神学，不隶属于服务于儒学，科学活动在原则上也不隶属于服务于任何哲学。科学是超越宗教差别的，超越民族差别的，超越党派差别的，超越文化和地域差别的，科学是普适的、独立的，它自身就是自身的主宰。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精选了一批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世界名著，请有关学者译成中文出版，其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思想，从而起到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技发展，对全民进行新的科学启蒙和科学教育的作用，为中国的进步做一点推动。丛书定名为“第一推动”，当然并非说其中每一册都是第一推动，但是可以肯定，蕴含在每一册中的科学的内容、观点、思想和精神，都会使你或多或少地更接近第一推动，或多或少地发现自身如何成为自身的主宰。

再版序  
一个坠落苹果的两面：  
极端智慧与极致想象

龚曙光

2017年9月8日凌晨于抱朴庐

连我们自己也很惊讶，《第一推动丛书》已经出了25年。

或许，因为全神贯注于每一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细节，反倒忽视了这套丛书的出版历程，忽视了自己头上的黑发渐染霜雪，忽视了团队编辑的老退新替，忽视好些早年的读者，已经成为多个领域的栋梁。

对于一套丛书的出版而言，25年的确是一段不短的历程；对于科学的研究的进程而言，四分之一个世纪更是一部跨越式的历史。古人“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秋”的时间感，用来形容人类科学探求的速度，倒也恰当和准确。回头看看我们逐年出版的这些科普著作，许多当年的假设已经被证实，也有一些结论被证伪；许多当年的理论已经被孵化，也有一些发明被淘汰……

无论这些著作阐释的学科和学说，属于以上所说的哪种状况，都本质地呈现了科学探索的旨趣与真相：科学永远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所谓的真理，都只是这一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论证被想象讪笑，结论被假设挑衅，人类以其最优越的物种秉赋——智慧，让锐利无比的理性之刃，和绚烂无比的想象之花相克相生，相否相成。在形形色色的生活中，似乎没有哪一个领域如同科学探索一样，既是一次次伟大的理性历险，又是一次次极致的感性审美。科学家们穷其毕生所奉献的，不仅仅是无法发现的科学结论，还是我们无法展开的绚丽想象。在我们难以感知的极小与极大世界中，没有他们记历这些伟大历险和极致审美的科普著作，我们不但永远无法洞悉我们赖以生存世界的各种奥秘，无法领略我们难以抵达世界的各种美丽，更无法认知人类在找到真理和遭遇美景时的心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科普是人类

极端智慧和极致审美的结晶，是物种独有的精神文本，是人类任何其他创造——神学、哲学、文学和艺术无法替代的文明载体。

在神学家给出“我是谁”的结论后，整个人类，不仅仅是科学家，包括庸常生活中的我们，都企图突破宗教教义的铁窗，自由探求世界的本质。于是，时间、物质和本源，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终极探寻之地，成为了人类突破慵懒、挣脱琐碎、拒绝因袭的历险之旅。这一旅程中，引领着我们艰难而快乐前行的，是那一代又一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是极端的智者和极致的幻想家，是真理的先知和审美的天使。

我曾有幸采访《时间简史》的作者史蒂芬·霍金，他痛苦地斜躺在轮椅上，用特制的语音器和我交谈。聆听着由他按击出的极其单调的金属般的音符，我确信，那个只留下萎缩的躯干和游丝一般生命气息的智者就是先知，就是上帝遣派给人类的孤独使者。倘若不是亲眼所见，你根本无法相信，那些深奥到极致而又浅白到极致，简练到极致而又美丽到极致的天书，竟是他蜷缩在轮椅上，用唯一能够动弹的手指，一个语音一个语音按击出来的。如果不是为了引导人类，你想象不出他人生此行还能有其他的目的。

难怪《时间简史》如此畅销！自出版始，每年都在中文图书的畅销榜上。其实何止《时间简史》，霍金的其他著作，《第一推动丛书》所遴选的其他作者著作，25年来都在热销。据此我们相信，这些著作不仅属于某一代人，甚至不仅属于20世纪。只要人类仍在为时间、物质乃至本源的命题所困扰，只要人类仍在为求真与审美的本能所驱动，丛书中的著作，便是永不过时的启蒙读本，永不熄灭的引领之光。

虽然著作中的某些假说会被否定，某些理论会被超越，但科学家们探求真理的精神，思考宇宙的智慧，感悟时空的审美，必将与日月同辉，成为人类进化中永不腐朽的历史界碑。

因而在25年这一时间节点上，我们合集再版这套丛书，便不只是为了纪念出版行为本身，更多的则是为了彰显这些著作的不朽，为了向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告白：21世纪不仅需要科学的功利，而且需要科学的审美。

当然，我们深知，并非所有的发现都为人类带来福祉，并非所有的创造都为世界带来安宁。在科学仍在为政治集团和经济集团所利用，甚至垄断的时代，初衷与结果悖反、无辜与有罪并存的科学公案屡见不鲜。对于科学可能带来的负能量，只能由了解科技的公民用群体的意愿抑制和抵消：选择推进人类进化的科学方向，选择造福人类生存的科学发现，是每个现代公民对自己，也是对物种应当肩负的一份责任、应该表达的一种诉求！在这一理解上，我们将科普阅读不仅视为一种个人爱好，而且视为一种公共使命！

牛顿站在苹果树下，在苹果坠落的那一刹那，他的顿悟一定不仅包含了对于地心引力的推断，而且包含了对于苹果与地球、地球与行星、行星与未知宇宙奇妙关系的想象。我相信，那不仅仅是一次枯燥之极的理性推演，而且是一次瑰丽之极的感性审美……

如果说，求真与审美，是这套丛书难以评估的价值，那么，极端的智慧与极致的想象，则是这套丛书无法穷尽的魅力！

## 关于本书

我们靠太阳能源还能生存多久？恒星怎样诞生？又如何终结？什么是脉冲星和X射线星？什么叫超新星？黑洞是什么？

德国天体物理学家鲁道夫·基彭哈恩根据他本人的研究生涯撰写了本书。他生动地描述了当令人类对恒星漫长一生的认识，特别是恒星在能源耗尽之后如何演变的问题。当人们学会了用计算机来模拟恒星的结构和演化之后，对恒星的理解就变得更加深刻，这是单凭观测所不能达到的。

某期 *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sup>1</sup> 中写道：“外行盼望着一册全面介绍现代天体物理学的读物，要有科学依据，能反映当前成就与问题；既需内容确切可靠，又要写得紧凑生动，趣味盎然……”本书正满足了这种要求。

鲁道夫·基彭哈恩博士，1926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尔林根，1965年至1974年为哥廷根大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教授，1975年起

---

1. 即美国科普月刊 *Scientific American* 的德文版。——译者注

任慕尼黑近郊加尔兴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所属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他的著作有《等离子体物理基础》(1975年)、《来自宇宙边缘的光线》(1984年)、《恒星的结构和演化》(1990年)等。

## 中译本序

鲁道夫·基彭哈恩

1987年3月1日于慕尼黑

1996年3月于哥廷根

本书能在中国出版，并为具有悠久天文学传统的中国文化界所了解，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愉快。不过，即使不讲中国的光荣科学史，我也不禁想起了1978年有幸在中国旅游3周的情景。尽管我已经游历过世界许多地方，但中国之行却是我平生最难忘的一次。从那时以来，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以快速的步伐向前迈进，其中也包括科学研究。因此我体会到，和一切别的国家一样，使这个国家的公众能够了解科学工作者在做什么、思考什么，他们花着国家或别的公共机构所拨的经费在干什么，是一件要事。我希望这本书在天体物理方面能够为完成这种任务贡献一份力量。

我非常感谢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为出版本书所做的努力。特别是我要向两位译者——我的同行沈良照和黄润乾先生表示感谢。就我看来，他们的译笔十分细致。他们甚至发现了已经印刷5次的德文版和印刷数次的外文翻译版本中的若干小错误。

希望中国的读者们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分享到一些我在写书时所得到的乐趣。

## 前言

鲁道夫·基彭哈恩

1979年7月31日于慕尼黑

这本书的来历要追溯到我为相当广泛的听众所做的远不止100次的现代天体物理普及演讲。1978—1979年冬季学期期间，我为慕尼黑大学各个院系的广大听众编写了一套系统讲座教材，本书就此成形。在某些内容上，我的写法是紧扣阿尔弗雷德·魏格特（Alfred Weigert）和我发表在《恒星和宇宙空间》月刊上描述我们自己研究结果的普及文章。好多章节渗透了个人的回忆，因为本书所讲的不少事例是最近25年中涌现出来的，我因从事天文工作而亲身“经历了”这段过程。我和同事们也曾有幸亲自“插手了”其中的某些项目。

帮我纠正书稿错处、改善行文的朋友和同事很多。沃尔夫冈·希勒勃兰特（Wolfgang Hillebrandt）、约翰·基尔克（John Kirk）、汉斯·里特尔（Hans Ritter）、约阿希姆·特吕姆佩（Joachim Trümper）和维尔纳·恰努特（Werner Tscharnuter）帮助审改了书中各章。库尔特·冯·森布施（Kurt von Sengbusch）几乎审阅了全书并做了改进。我的一位友人，哥廷根数学家汉斯·路德维希·德弗里斯（Hans Ludwig de Vries）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和我一起把书稿全文逐句校对了一遍，我很感谢他提出了许多建议。要是没有我妻子的持久勉励，这本书也许不会最终完成。乌尔苏拉·亨尼希（Ursula Hennig）和吉

泽拉·韦斯林 ( Gisela Wessling ) 承担了很大部分书稿的打字工作，我往往在刚打完字后又想修改，而她们总是耐心帮助我。我向所有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人们致以谢意。

我还要向皮珀尔 ( Piper ) 出版社诸位同仁表示感谢，他们不仅费了功夫，而且还热心采纳了我对于本书出版形式所提的具体方案。